

• 牧夫著

跨越死亡线



跨 越 死 亡 线

牧 夫 著

南 京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大西北监狱为背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批囚犯在监狱内的沉沦、搏斗、苏醒及痴情姑娘在狱外的等待。人情浓郁，情节惊险，其中几大高潮更是撼人心灵。书中有大量的囚徒生活细节和他们在大西北这种特定环境下的挣扎、逃亡、闹监。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经过震荡后的囚徒们自觉踏上了新生的坦途。

跨 越 死 亡 线

牧 夫 著

南京出版社出版

(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210009)

江苏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彩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32开 长：1.75字数：180千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ISBN 7—80560—422—3 / I · 106

定价：3.60元

(本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牧夫，现年42岁，系省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至今，在中央和省市级刊物发表小说近百万字，散文、报告文学20余万字。代表作有《又一个冬去春来的时候》、《情归何处》、《选美新闻》、《淡淡的雾霭》等。小说《新月悬在苍穹》曾获省人民政府文学奖、《青春》文学奖。

《跨越死亡线》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目前，他在司法部门供职。

这里有一条死亡与复活的分界线。灵魂在
炼狱中搏斗，生命在沉沦中苏醒。

——题记

序 言

1983年9月6日，大上海。

透过老式英格兰建筑的厚墙镶嵌式窗玻璃，监狱长密切地注视着监区院内的动情，屋里的两台电风扇都开到了最高档次，他却让窗户紧闭着。这也许是一种职业的习惯，院子里的犯人正在成批集结。

大墙外，繁华的街面上晃动着五颜六色的遮阳伞。9月的日照很毒，所有的建筑物都被一层热浪裹着，这热浪象炼钢厂里那通红的溶化了的钢水，瀑布似地倾泻在美丽繁华的东方大都市里。行人脚步匆匆，连公交车辆驰行煽起的空气流动，都带着一阵阵扑面而来的热风。

17时30分，上海市监狱那两扇沉重的电动铁门缓缓地启开了。随着电警铃的“叮叮”作响，这启开的仿佛不仅仅是两扇普通的铁门，而是一种庄严的浸透着专政意识的道具。它虽然不曾跨越世纪，却跨越了军阀政府、日伪政权及国民党统治的整整半个世纪的历史阶段，它那沉重的身躯揭示了某种负荷，超现实的，有着深沉历史观感的负荷。

象任何一项保密性强的行动一样，这两扇铁门一开，便给世人带来了惊讶、好奇和不同程度的不解。只见4名威风凛凛的武警战士从里面跑出来，分别把守住大门两侧，紧接着，两排武警人员成双纵队荷枪而出，向门前的长阳路两侧散去，晃动的枪刺在夕照中熠熠生辉。有人已开始在想象这

是否是在拍摄电影。此时此刻，长阳路上东起大连路西至海门路的公共交通已经断绝。

“快！上车！”监狱大院内，干警们正在指挥着一批批男性囚犯登上囚车。囚车底盘的钢板在渐渐弯曲，随着登车人员的涌动不断弹跳着。

“报告监狱长，一千零一名犯人全部登车完毕！”

“出发！”

第二道电动铁门“呼隆隆”地向一边滚动而去，与此同时，第三道电动铁门也启动了。

这时，长阳路上行人一层又一层地涌了过来，在两边的人行道上聚成了两条宽宽的黑色通道。黑脑袋在攒动，后头的人拼命地踮起脚尖。他们已相信这绝不是拍电影，而是一次建国来最大的押送囚犯的行动。近期《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各大报纸的显著版面，都刊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份子》的通知；公安部门也在8月19日统一部署了“严打”行动。半个多月来，囚车不时在大街小巷呼啸，那些犯罪份子已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杀一批，判一批，劳教一批、送一批。”如今这已成了上海市民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眼下，将这一大批重刑犯押解大西北服刑，又将为市民的街谈巷议增添更为精彩的内容。

囚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出了监狱大门。大门两侧那暗红色的砖墙，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罪恶的血污。上海市监狱，这座于1903年由英国人建造的监狱早已闻名于世，它就是人们口头上常说的“提篮桥监狱”。六米高的围墙，将这座远东

第一大监狱与世隔绝了，60亩方圆的建筑面积内，数千名男女囚犯正在接受改造。

“小三子！小三子呀！”这时，在围观的人群中，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太突然高呼起来。

第四辆囚车里，一张年轻的脸正在凑向窗口。虽然隔着一层铁栅，那张脸仍然在拼命地向窗玻璃贴近，一双铐着手铐的手在使劲地摇撼着那坚不可摧的加固窗栅。

“小……三……子！”

“阿婆！”

“小……”老太的呼声渐渐地弱了下去，代之一阵呜咽。这一情绪感染了挤在前排的那一群犯人亲属，顿时一片哭声掀起，夹杂着呼名唤姓的喊叫。

“妈——妈！”囚车里有人在跺脚，在用头撞车厢，发出“咚咚”的声响。几位武警战士上车，立即制止了这一小小的骚动。

一位身姿秀美的姑娘站在监狱正对面的那家商店门口，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在她的心底，此时正在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叙的苦涩。她望着监狱大门里那一辆接一辆正在缓缓驶出的囚车，望着它们驶入长阳路然后又挨顺序地停了下来，似乎是在等待后面的伙伴。她的心就在这一刻揪紧了，透过那些车厢窗玻璃，她似乎在那一片闪烁的灯光中看见了他！

啊！他——

她感到眼前一阵眩晕。大西北，飞砂走石，鬼哭狼嚎！啊，那令人胆寒的青海高原！她的耳畔不禁又浮起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那首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天啊，难道他真的就要去了吗？

步话机里一声号令，整个车队忙碌了起来，姑娘的担忧很快地就被证实了。排在前头的三轮公安摩托开始启动，那一根笔直的镀铬支杆轻轻地颤抖着，使杆端那盏红色警灯左右摇摆起来。一、二、三……六辆摩托成双纵队慢慢滑行，渐次拉开距离，随后，小型警车成一字纵队向前延展，象撒过去一路龟壳，尔后便是紧紧跟随的大警车。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战士成双排紧贴在敞蓬车两边的车厢板上，相互相背而立，两排锃亮的枪刺闪着寒光，在这酷热的黄昏，依然使人感到了那枪刺尖端凝聚的凛然正气。

24辆囚车，24辆警车，还有排前断后的各种大小武警、公安车辆，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犹如巨大的蟒龙从长阳路大连路口起步，横穿过霍山路、舟山路接口处，横穿过海门路、公平路、高阳路，在东长治路上伸展着。这阵容使人想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常有的那种武装游行，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成十成百的汽车排成纵队……是啊，这一切已经成了远去的记忆了，而今，这突如其来的浩大场面，这个显示着人民民主专政巨大威力的押犯场面，给人们带来的，却是深沉的思索和警醒！

突然，一阵令人心颤的警笛鸣起，“呜哇呜哇”的长啸声盖住了所有的城市噪音。

“志军！我的军儿呵！”

“建国，路上当心哪……”

囚车的启动，又引起了一阵骚动。生离死别的时刻到来了，任凭笛声再响，也压不住亲属呼天呛地的叫喊。有位中年妇女踉踉跄跄地冲出人行道，奔向马路当中。立即，两

名担任警戒的武警战士从东西两头迅速合拢，将其挡回到人行道上。

姑娘木然地看着这一切，看着车队缓缓前行。外虹桥、外白渡桥、外滩公园……车队拐向了中山东一路上的延安路口，而后将贯穿整个延安路，向真如车站的方向驶去。此时正是市区下班的高峰时刻，车队途经的地方挤满了人群。自行车和各种机动车辆被阻隔在沿途每条横向马路的路口，驾车的人们一个个翘首相望，生怕错过了这一令人难忘的时刻。

渐渐地，车队驶远了，夕阳的余辉也从墙根消失了，而警笛的鸣叫依然绕过了楼房林立的市区，在空中回响。人们正在散去，象看完了一场马戏或电影那样怀着各自的体验和心境，纷纷散去。这时，怅然若失的姑娘才突然醒悟到自己在人行道上已呆得太久，而那两行不知什么时候悄然流出的泪水已经引起了行人的注意。她赶紧掏出手绢擦掉泪痕，而后急匆匆地离开了驻足的地方。就在这时，她听见街面店铺楼上住户的窗口里，飘出了那支时下流行的、由东方歌舞团著名歌星朱明瑛为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配乐所唱的主题歌：

谁知道角落这个地方，
爱情已将他久久遗忘……

目 录

序 言.....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7)
第 三 章.....	(26)
第 四 章.....	(38)
第 五 章.....	(44)
第 六 章.....	(60)
第 七 章.....	(65)
第 八 章.....	(75)
第 九 章.....	(96)
第 十 章.....	(116)
第十一章.....	(124)
第十二章.....	(129)
第十三章.....	(146)

第 十四章.....	(163)
第十五章.....	(169)
第十六章.....	(182)
第十七章.....	(197)
第十八章.....	(218)
第十九章.....	(231)
第二十章.....	(243)
尾 声.....	(267)

第一章

1

象许多个百无聊赖的日子一样，胡林从一早起就觉得心情烦躁。昨晚又同女朋友许菁拌了嘴，她企图干涉自己同一班“哥们儿”的来往。这样的事已发生了好多次，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可不久又言归于好。很显然，许菁爱他的一切，就是不喜欢他交的那班“哥们儿”。

好象从跨进社会的那天起，胡林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社会上混，没有一批肝胆相照的朋友，是难于立足的。那天他刚进车间报到，就发现自己立即陷入了一片尖刻的陌生目光的包围。他忽然觉得孤独，异常地孤独，这种孤独感缠绕了他许久，以至于在用棉纱擦拭机床的污垢时都生怕弄出一丝儿响声。

他不习惯这样的生活。

在胡林的记忆里，敲榔头出身的父亲把他带到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用月工资的百分之五给他买了一只硬梆梆的足球。“拿着！搞一个足球队，练出真功夫！”那年他刚满12岁，小学毕业，他捧着足球回家时还看见弄堂口贴的“批林批孔老二”的大幅标语。后来他就有了一帮子“哥们儿”，他是“弄堂足球队”的队长，常常因为伙伴们撞翻了隔壁邻居摆在楼下门口的煤炉子而去登门道歉。

不知怎么突然间就高中毕业了，他带着永远解不开二元二次方程组的疑惑进了一家机械厂，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操练自己的另一项业余爱好——拳击。胡林的家住在新闻桥附近，每天清晨他都起个早，中速跑步，迎着晨风跑到西藏路桥，然后往北，在西藏北路曲阜路口那个比较开阔的人行道上，操练一番拳术。他的拳路挺怪，全然没有宗法，这大概也象他的性格。一会摆个“金鸡独立”，一会又来一个“黑虎掏心”，这是南拳的路数；练得兴起，来一趟“夜叉探海”、“黄莺落架”、“珍珠卷帘”、“白马卧沙滩”，这是查拳的路数。这些拳使出来，功夫落到实处，他那一阵子闪展腾挪，加上嘴里不时地喊一声“喝！”惹得赶早上班的人都忍不住停下来看上那么几眼。要是挨着路口的公交汽车在等红灯，车厢里的人全把头探到车窗口来看，那时他便如打足了气的球，跳腾得更加起劲，常常弄得一身大汗。

“大哥！”窗外有人喊。

他探出头，看见了那位矮个子“哥们”老熊，他扭头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那只古老的钟。

“甜爱路！”

“我还没吃中饭呐！”他扭回头，厂休日他总要睡到正午12点才罢休。

“不是现在，晚上！”

晚上有个跟许菁的约会，不过可以争取赶回来。“甜爱甜爱，又甜又爱！”老熊曾以猥亵的口吻说，“那儿一到晚上，比起外滩来，又是一番景象！外滩算什么？那么多人一对对一双双地挤挨在一起，哪里还有什么诗情画意？甜爱路上才是来真格的！一个长吻，可以看得你气也透不过来！”

老熊叫熊国松，长得矮小，却满额头的皱纹。他与胡林同龄，今年23岁，看上去却象个小老头儿。不过，他有一对灵活的眼睛，行动起来象猎狗般机警，可惜的是他常常把那机警用到姑娘身上，为此他已吃过两年“劳教”。

胡林跟老熊搭档，已不是一两天的事。他晓得此人喜欢出坏主意，心上提防着，却又禁不住那些花言巧语的诱惑。到甜爱路去看“西洋景”，怎么说这主意也不算坏。老熊来请他，算是看得起。尊称“大哥”，也是因为他有一手功夫。“拳头里出主义”，他为学拳拜师从艺，曾花了不少心血，如今争得了这“大哥”的位置，也不算冤枉吧！

想到这里，胡林定了主意，朝窗外应道：“行，到时候我来！”看着那矮小个儿远去的身影，他忽然觉得一早来就有的烦躁已经荡然无存。

这个城市的夏夜总是这样，弄堂里摆满了各种躺椅，男人赤着膊，女人穿着灯笼似的睡裤，一溜儿排着躺着，享受着从拥挤的建筑夹缝里掠过的晚风。大街上依然是电车驰行的“嘶嘶”声，自行车铃声一如既往的不绝于耳，不知哪家又在放节奏忒快的劲歌音乐……

胡林一伙在四川北路的一家个体饮食店里又吃又喝地闹腾了几个小时，每个人脸上都显得酒气很重。

“10点啦，走不走？”有人喊。

胡林心里一惊，误了同许菁的约会了！善于观言察色的老熊马上开口了：“大哥，怎么啦？不痛快？”

“没有！”胡林头一甩，手一挥，装着没事的样子：“走，到那个地方乐乐去！”

一伙人起着哄，拥着胡林出了店门，一个个脚步踉跄地

狗附近的甜爱路走去。

甜爱路上静幽幽的，鲁迅公园高高的水泥外围墙在淡淡的路灯光下，向北延伸得很远。路东是一排间隔有致的冬青树，浓浓的树叶如连绵的伞盖，使得这条笔直的、不宽然而却是很整洁的道路在夜色中显得幽远，象是夹在两道墙壁中的一条深长的甬道。

夜毕竟深了，路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子。

胡林发觉自己受了老熊的骗，顿时怒从心头窜起，对着老熊就是一拳。

老熊赶紧把身子一缩。

“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哪儿有‘唱戏’的？你说！哪儿有？”

“大哥，是不是来得太迟了……”

“去你妈的！”胡林借着酒意，一拳将老熊打跌在地，“骗、骗老子！我×你妈……”他满身酒气，满口脏话。同“哥们”混久了，不说脏话不象个“混子”。说惯了，免不了在许菁面前就会露出几句，这也是许菁反对他结交“哥们”的原因之一。

“大哥，莫……”

“我还要你吃几下好看！”胡林不理睬老熊的哀求，逼上前去。他今儿个火气特别大，失了女友的约，本来是想好去为昨晚那场拌嘴作些姿态的。许菁心软，发脾气常带着撒娇的味儿……可现在，这算什么名堂？他的气不知从哪儿出才好。

“大哥你看！”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老熊眼尖，发现远处躲过来两个人，从那隐隐绰绰的模样来看，正是一男一

女。因那女的贴在男的身上，贴得太紧，远看去就象一个人。

“这么胖？”胡林眉头一皱。

“二合一的料子。”

“哈哈！”

笑声惊动了对方，贴在一起的人影分开了。这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在这夜深人静时分还逗留在此，实在是太不明智。女的见对面嘻嘻哈哈来了一伙子青年，心怵地掉头就走，男的争硬气，拽住女的手臂道：“怕啥？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什么时候？1983年8月的大上海象一个不知疲倦的、充满生气的巨人，正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谨慎地迈动着她那双巨足。男的嘴硬，是因为市政府、市公安局发了一系列通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社会治安进行强化管理。

可惜的是，迎面而来的是一群酒后的法盲。

“小阿妹莫走，陪阿拉大哥白相相！”

“你滚开！”男青年挺身护住姑娘。

“哟！哪里冒出来的绿林好汉？”

“真个是见义勇为（勇为）嘛！”

“莫非想尝尝阿拉大哥的铁拳？”

几个人油腔滑调地说着，一边向那男青年逼过去，而老熊则乘机搂住了那姑娘的腰。

胡林的确醉得不轻，一群人在他面前竟是影憧憧的一片。他听见姑娘的尖叫，脑子里一惊，酒也醒了几分。眨眨眼，这才见老熊怀里正搂着个姑娘。许菁？这下子他的酒全